

皇朝經世文三編

一
函
十二冊

皇朝經世文三編
函
十二冊
P06

力爭和議電奏一

張之洞

總署鈞鑒閱和議各條不勝焦灼痛憤倭寇狂悖至此種種利害顯然可見中外諸臣均已懸切陳奏無待續陳其中如旅順不肯交還及威海劉公島天津駐兵各條尤為可駭查旅順威海乃北洋門戶若不交還則北洋咽喉從此梗塞以護雖有水師何處停泊修理旅順劉公島常駐倭船天津又駐陸兵近在肘腋旅順島津沽山海關皆一日可到烟台近復日肆要挾稍不滿欲朝發夕至且倭約各條貪苛太甚臺灣民悍不甘屬倭必然啟畔各省軍民必致痛哭深怨斷不甘心稍有枝節彼即謂不依條約立刻生事彼時戰不及戰和不及和守不及守即欲暫避亦不及避倭性兇狠不同西國其禍豈堪設想查要挾各條之害 聖明豈有不知朝廷所以勉為和議者不過為保全京城姑冀目前相安徐圖補救若將倭案諸條更自因自危之道欲求旦夕偷安而不可得又洋報有與中國聯合以備戰守一條大約是為中國經理各省機器製造鐵路等事尤為險詐查購買洋械本難常恃幸各省尚有數局可造槍炮彈藥稍資接濟經此倭事創鉅痛深正須急籌鉅款竭力擴充運兵鐵路亦須量刀修造今若令倭人干預則內地軍火運道皆在倭掌握中水師既不能振陸軍亦不能自主中華何以立國且倭駐旅威則自遼陽陽以至威海營城周圍三千里處處水陸皆須永遠設防所費太鉅當此賠款巨萬之際防費將從何出至蘇杭織造絲綢川楚織造紗布則各國亦必效尤改造土貨中國工匠生計從此盡矣海軍無歸宿陸軍無利器威侮則京畿無屏蔽商民貧則軍餉無來源各國欺凌商人嗟怨外患疊至內憂將出恐係大學士李鴻章昏迷之際手經若輩冒昧應許竊惟遣員議和乃朝廷休兵息民之威德顧全大局之善舉 雖愚蒙亦知仰體斷不敢為大言迂論以瀆宸廑所慮者京城不能安和議不能成不論遠患先有近憂伏望 聖明熟思深察勅下王大臣等迅速會議設法補救以候 聖裁但此時總須乞援方易措手惟有速向英德俄諸國懇切籌商優與和益訂立密約懇其是力相助問其所欲許以重酬絕不容惜無論英德俄酬謝若何去中國較遠總較倭患為輕此須先請各國公同告倭令人停戰以便從容議辦尤為緊要迫切上陳萬分惶悚請代奏洞肅

力爭和議電奏二

張之洞

倭約萬分無理地險商利餉力兵權一朝全盡神人共憤意在吞噬中國非僅占數地而已所有秦台旅之害威海劉公島駐兵之害與中國聯合備戰各條之害二十六日電奏已詳陳近聞通商條自賠款限制尤堪駭異各省口岸城邑商業工藝輪

船處處任意往來任意製造一網打盡工商生路盡矣倭在華製造土物一照洋貨納稅各國效尤如不能拒釐金虧矣賠款二萬萬兩六年付清又加五釐利息即借英國洋款轉付分期攤還每年亦須還本息一千數百萬兩各海口洋稅空矣公借款係赫德一手經理專借英款將來無論如何搜括亦不能還清英國必索我地方作抵是又生一患矣民貧極則生亂釐款去則無餉陸師海軍永不能練中國外無自強之望內無剿匪之力矣威旅之兵必致水遠不撤京城亦無安枕之日矣一倭如此各國援例要挾動以窺伺京城為詞更不能拘後患不可勝言矣然非藉兵威不能廢約此時發廢條約保京城安中國惟有乞援強國一策俄國已遷德法阻倭占地正可乘機繼之乞援非可空言必須予以界務商務實利竊思威旅乃北洋門戶台灣乃南洋咽喉今朝廷既肯割此兩處與倭何不即以此與倭者轉而賂英俄乎所失不及其半即可轉賂於勝惟有懇請飭總署及出使大臣急與俄國商訂密約如有助我攻倭骨俾盡廢金約即酌量重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數城或北路數城以酬之並許推廣商務如英肯助我酌量劃分西域之後藏一帶地讓與若干以酬之亦許以推廣商務外洋通例若此兩國有聯盟密約有戰事即可相助不在局外之例俄現有兵船三十餘艘在中國海面英有兵船二十餘艘在中國海面俄英兩國祇須有一國相助其兵船已足制倭而有餘其船或開向橫濱長崎或運趨廣島或遊行南北洋兵船一動倭氣立沮倭極畏西洋斷不敢與俄英開戰若俄英一國相助則兵不血刃而倭約自廢京城自安若倭敢戰則我拒其陸兵英俄截其海道攻其國都倭必滅矣同一棄地而畫分新疆西域可保緊要之風旅兼存膏腴之台灣且可盡廢一切毒害中國之約權其輕重利害顯然且遼東旅順國家根本台灣歸化康熙初年既而開拓藏衛大定則在乾隆中葉先後緩急亦有不同譬如人有疾病台灣割棄感旅駐兵咽喉之病也內地處處通商賠款力不能還心腹之患也西域邊遠僻骨之損也蓋英俄本強然歷次條約尚無吞併中國之意即以重利酬之於彼有益於我尚無大損倭專心欲害中國正苦餉力不足若此約允行則從此既強且富是我助以專噬中國之資矣至倭約各條處處包藏禍心而字句巧點意圖含混尤望將和議各條發交王大臣等細心閱看自知其間之毒謀矣此因和議已許割地故擬為此權宜轉移之策冀以救急紓禍愛憤迫切仰候 聖裁請代奏張之洞肅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初一日

請罷和議疏

易順鼎

奏為醜虜跳梁不宜遽就權奸誤國不可姑容恭摺懇誠仰祈 聖鑒事竊臣風聞出使日本全權大臣李鴻章電奏稱倭船廿餘艘將出廣島若不定約即將犯京請割遼東台灣兩地予倭並賠兵費二萬萬為保京計不得不然業經定約書押等語此外條款不一而足人言嘖嘖似非無因微臣迫於杞憂未敢緘默謹就見聞所及不避斧鉞披瀝陳之溯自咸豐同治以來

中國與外國凡三次用兵一曰咸豐十年庚申之役一曰光緒六年庚辰之役一曰光緒十年甲申之役庚申之役尤為我朝中外大局絕要關鍵其時髮捻縱橫連雲區鼎沸天下岌岌不可終日而海外各國亦復同時生靈塗炭法合從兵臨城下僧格林沁敗於津沽北塘勝保遠於朝陽門八里橋曹國藩胡林翼諸人勤王之師緩不濟急敵騎長驅直入京師不守宗社幾危時勢艱難殆有百倍於今日者假使各國要求土地恐不能不聽客所為乃當日講和不過立約通商稍償兵費而已初未聞割尺寸之土也至若庚辰之役俄據伊犁邊境僅一二百餘里使臣業已擅許而疆臣左宗棠等堅欲索還抗兵相加大局幾將決裂然不久即和僅償款數百萬盧布而已不惟未割地且並伊犁亦索回也甲申之役法取越南攻取波援台灣臨馬江沿海戒嚴天下騷動滇粵邊防戰事之棘不亞今日然不過讓以越南而已未嘗於越南之外更有所予也試即今日之事與昔日之事相衡敵雖強未必出於英法俄之上事勢雖急未至於庚申之危彼不過虛聲恫喝肆意要求我即稍緩須臾與之再決一戰再遲數日而後定議未嘗不可即不然償以兵費數百萬亦未嘗不可即不然許其比照各國在江海各口通商開設碼頭亦未嘗不可而皆不出此賠款至二十千萬猶以為未足竟舉腹心根本膏腴要害一二千餘里之地開門而延寇拱手以與人何其畏倭人甚於畏英俄法諸大邦重遼東台灣反不如重新疆伊犁及滇粵荒僻之地也哉伏思割地一事尤為萬不可行以理之是非論其不可有三以勢之利害言其不可有六祖宗創業於前子孫守成於後非若自我得之者可以自我失之試思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之締造遼東 世祖章皇帝 聖祖仁皇帝之經營台灣取之如此其難而棄之何忍如此其易矧陪京密邇 陵寢攸存坐使長陵坏土自我而變為邊界 皇太后 皇上將如 列祖何此理之不可者一自有 本朝未聞割地予人之事自有中國未聞以重地要地割予海外島國之事王莽割河湟崖塞郡若非斷脫即係石田豈有卧榻之旁供人鼾睡書於史冊辱甚燕雲坐使赤縣神州自我而淪為異域 皇太后 皇上將如後世史書何此理之不可者二遼東台灣之民或本從龍或由向化二百餘年食毛踐土芸芸赤子孰非我 國家之孝子順孫今乃屬之他人儼成敵國父母雖窮尚不忍輕鬻其子 國家未感獨何忍還棄其民坐使海隅蒼生自我而化為他族 皇太后 皇上將如天下百姓何此理之不可者三遼東者北洋之藩籬台灣者南洋之門戶今日無遼東明日即可無北洋今日無台灣明日即可無南洋天下畏盜之人必求遠盜未有揖盜於門內而求其不發竄探囊天下畏虎之人必求遠虎未有納虎於室中而冀其不磨才吮血行見羣錦登萊一帶不復能立錐江浙閩粵各疆不復能安枕海口海面皆非我有餉械無以接濟而海運即窮戰守無從布置而海防又立窮中國將來必無可辦之洋務此勢之不可者一英法垂涎台灣俄人蓄謀遼東豈伊朝夕況各國校焉思逞之計貪得無厭之懷誰不欲拓境開疆因時取利今見倭人以一舉手一啟口之勞而得地如此多獲利

如此厚難云無故亦必生心倘慮起釁尤則中國雖大恐一日之間可以瓜剖立盡然此猶他國也即以倭事驗之同治十一年彼因琉球難民為生番所殺藉端挑釁兵抵台灣當時大吏不能折之以理休之以威反以數十萬金賠款了局彼見中國易與始漸輕視中國而謀益迫勢益驕推其得隴望蜀之情曾何已極此日之屬階既嘗由於昔他時之懲鑒恐更甚於今中國將來必無可存之地此勢之不可者二自軍務平定後謀臣猛士多就彫零千百之中僅存什一此次徵求宿將招集舊部士馬精壯已有可觀乃甫聚又將令之散既散恐不可復聚且所練之新軍營費幾何練成而不用待用之時又將臨時另練所購之新械營費幾何購齊而不用待用之時又須臨時另購今日尚不能戰以後豈復有能戰之時再閱數年一有緩急求如今日之將與兵且不可得宿將舊部消亡既盡新募者未經戰事對當大敵中國將來必無可用之兵此勢之不可者三賠款至二萬萬之多不知從何搜括又不知搜括淨盡之後尚有應辦之務必需之款何所取資夫使賠款既交而我不可作一事彼可相安十年猶之可也正恐我之防務仍不能不辦兵餉仍不能不需鐵路仍不能不修譯車仍不能不設入款則有減無增出款則有增無減意外之舉尚不暇論而彼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前款未清後款又來以斯民有盡之脂膏填彼族無窮之慾壑剝肉補瘡肉將盡而瘡更劇抱薪救火薪將竭而火更熾中國將來必無可籌之餉此勢之不可者四長白鴨綠為祖宗發祥鍾靈之地黑龍江吉林等省為國家植根歸宿之區地利最多民氣亦厚當此強鄰環伺正宜乘時經畧加意保全較之台灣尤關緊要一旦遼東為倭所有則俄自北侵倭從南襲不數年內其民與地皆將折而入於俄與倭東三省全境之危亡可立而待且京外八旗人民既已不謀生又不習戰一朝有事而東三省已不能歸還則為倭寇所草管進則為亂民所蹂躪中國將來必無可保之旗民此勢之不可者五台灣一省饒富者稱近來文教振興更已變推轡為衣冠進侏儒於禮樂其士民皆愛君親上好義急公而林維源身為民望官列京朝勢不能以家委敵況彰義之名出自純皇帝所賜台人固必思義而顧名皇上又安可數典而忘祖至於遼東之為豐饒鄉里者更無論矣民情何常之有親之則親疏之則疏向之則向背之則背雖厚澤深仁已浹於祖宗之世而先時舊德不保於孫子之朝恐未免兆姓寒心四方解體倭既據我內地且將取我民心以利誘之而架點者必為倭爪牙以威迫之而驚弱者必為倭魚肉行見流民無所依歸而西晉雄特之禍起奸民相與勾結而嚴秦勝廣之變生歐魚為淵瞻烏誰屋中國將來必無可固之民此勢之不可者六以上各節不過據臣所私憂竊慮粗舉大端而其禍變相尋尚有不能勝枚舉者以言理之是非則如彼以言勢之利害又如此外大約稍有肝心肝之人皆必不肯為之稍有知識之人皆必能見及之而不謂渥蒙國恩深慈時務之李鴻章竟悍然不顧冥然罔覺行人之所不肯行之事出人之所不忍出之言臣前見李鴻章行事不憚人心尚疑其別有蓄意代為原諒直至今日始灼然有以知

其心術之幻而得其罪狀之真所謂厥孫紇雖曰不要君吾不信及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者恐宋臣秦檜明臣仇鸞之奸尚未至此也且遼東台灣並割予倭臣以為窮倭之兵力不能及此充倭之始願亦未嘗及此如其兵力能及此則何不運取遼瀋以索登萊巡取台灣以索閩廣實指席捲彼豈有所恤而不為如其始願嘗及此明知遼東一索可得何必以全力攻牛莊明知台灣一索可得何必以全力攻澎湖是其情形已可概見不謂有李鴻章焉為虎作倭教孫升木於是倭不當取懷而予操券以償蓋倭力不及此而李鴻章之力能及此倭願不及此而李鴻章之願早及此矣抑微臣更有不忍言又不忍不言者李鴻章之奸尚不及其子李經方之且李經方前充出使日本大臣以己資數百萬借給倭人購船餉其所納外婦即倭主睦仁之甥女其奸詐險薄誠不減蔡京之有蔡攸蔡攸之有嚴世蕃假使倭城社竊據津塗張邦昌劉豫之事不難立見我朝貽謀之遠立法之善為前古所未有當此之時而欲以島夷入主中國以人臣擅執太阿蓋亦真夢子難之不圖天地隲金陰陽鑄錯於倭生一睦仁於中國生一李經方以權奸為醜虜內助而始有用夷變夏之階以醜虜為權奸外援而始有化家為國之漸俱成頭角各長羽翼木蟲生猶寒冰至今日此輩尤為中國污隆 本朝興替一大關鍵微臣悲江河之日下痛滄海之橫流所為涕泗沈瀾而不能自己者也雖然李鴻章敢於犯天下之不韙欺 朝廷以其方者窺見 皇太后 皇上與諸臣畏倭之心而後藉詞保京反自記為忠愛之忱以巧遂其奸欺之詐也在李鴻章固以為金己別無他人舍此別無他策微臣不揣冒昧竊於此策之外為 朝廷敬畫二策焉伏揣 朝廷畏倭之心不過以明為鑒不知明之亡不亡於邊患而亡於流寇不亡於諱言而亡於諱言遼夫國君死社稷乃指諸侯而言若天子以四海為家何代不有遷移之事明之君臣不通古今習慣給收以至亡國如早遷都江南國尚可存我 朝法度修明湛恩汪濊既非明政不綱加賦召亂者可比一統金甌處處完善既無流寇之禍僅有海邦之憂又非明之天下廢爛無地圖存者可比惟以海禁大開形勢久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以此而遷又何所諱宅中建極莫若太原五台經 累朝巡幸供 列聖御容行宮尚存威軌可溯其善一京師千里之程十日可達往來迅速進止從容其善二土厚水深人民殷富其善三兵精馬健風氣勁強其善四河汾太原東山川其善五平陽安邑步趨虞夏其善六而太行起天下之脊冀州居天下之中我能往彼不能來尤足為子孫帝王萬世之業去年十二月微臣在都曾以此議條陳 上達 天聽若當日早定大計則此時八方風雨三晉雲山業已高屋建瓴 神京鞏石砥方隅而鏡寰海礪泰山而帶黃河何至厘 宵旰之焦勞患畿疆之危徧哉然投鼠忌器此後方多則亡羊補牢及今未晚與其以二萬萬借盜齎糧而利歸海外何如以二萬萬營都充帑而利在國中此微臣所畫一策曰遷者是也又揣 朝廷畏倭之心不過以犯京為慮不知倭力果能犯京何待今日豈於去年京師無備之時不敢來犯而於今年京師有備之時

反敢來犯者且倭人進兵不外水陸兩途由遼瀋進兵則尚有依克唐阿長順裕祿唐仁廉在由錦州進兵則尚有宋慶親光
燾等在由榆關進兵則尚有劉坤一及余虎恩熊鐵生諸將在由津沽南北進兵則尚有王文韶聶士成曹克忠等在即使內
犯京畿亦尚有程文炳董福祥在而諸臣等亦莫不在倭兵盡如鬼神豈竟不由關津經過而飛入京師耶我兵未必盡屬疲
弊豈竟任其飛入京師而毫無聞見耶微臣逆料倭人必不能犯京其故有四請略舉近日軍事證之以釋 朝廷疑慮之端
一曰倭人不能攻堅我所失之地皆瑕也非堅也惟旅順威海可謂之堅然旅順之失以守將單逃威海之失以海軍不戰且
一由皮子窩一由落風港均係踞瑕乘虛抄後而不敢直犯當面蓋其兵餉最重精銳無多護惜鋒銳每虞傷損肉薄攻堅
決無此事觀於聶士成之守堅而彼不敢犯摩天嶺裕祿徐慶璋之守堅而彼不敢犯遼瀋唐景崧劉永福之守堅而彼不敢
犯台灣況畿輔為我最堅之地而彼敢輕於嘗試乎此其不足慮者一曰倭人不能持久越國圖遠糜餉勞師多一日則多
一日之糧少一兵則少一兵之用倭至今日黔驢之技已窮騎虎之勢難下左支右絀外強中乾久矣夫以中國之地大物博
餉足兵多尚以曠日持久為憂蓋爾之倭更何能堪試觀其某威海而不留攻台灣而即退不能持久亦復可知此其不足慮
者二一曰倭人不能疾驅者倭之軍制皆效德國陸操步武整齊紀律嚴肅誠有足多而輜裝繁重行走甚遲以之持重則有
餘以之疾驅則不足視中國之卷甲銜枚一日夜可行二三百里者實有長短優劣之殊觀於此次牛莊之戰倭由間道甫至
牛莊曾未多時而李光玖聞警後發之兵亦已踵至吳大澂由田莊退至雙台子親軍僅數十人距敵僅數十里若使倭能疾
驅非但我軍喧嘩無遺即甯錦亦恐相隨不守而倭竟不能豈獨於京師能疾驅數百里耶此其不足慮者三一曰倭人不能
深入夫以無援之軍不繼之餉而入最深之地犯極厚之兵是必有進無退有死無生而後可抄掠剽忽不顧其後之賊或能
為之高倭人固未能出此如其出此則必用全力擲孤注行險徼幸而自津至通一線長途兩旁皆水沿途一帶皆有重兵程
文炳董福祥可以抵禦於前聶士成曹克忠可以合圍於左右劉坤一率領諸將可以追躡於後彼非深入送死而何且彼之
兵力有限既以全力犯我則其後路必虛獨不畏取朝鮮而襲廣島耶觀其得榮城文登而不敢深入山東得海城牛莊而不
敢深入奉錦又何能越關津畿輔而深入京師此其不足慮者四又况魏光燾堅固不撓李光玖奮勇敢戰牛莊雖敗而殺傷
倭人亦足相當倭見湘軍人人敢死竟不敢再過雷池一步諸將領之最忠勇者一聞和議皆痛哭堅臥不肯起食可見將士
皆有死志並非軍心瓦解勢不可為且依克唐阿聶士成宋慶皆倭人所畏而丁槐一軍隊伍已到唐仁廉一軍槍械已齊皆
可與倭一決倭人情見勢絀漸成弩末我即不與之戰而但與之堅持再閱數時彼力斷難支久然後再言和議自必易於轉
圜此又微臣所畫一策曰守者是也總之以遷為戰之地能遷則不戰而已可屈人之兵以守為戰之地能守則不戰而已可

制人之命或遷或守雖非上策而不失為中策賠款割地非僅下策而實無策伏查光緒六年即庚辰一役崇厚亦以頭等全權大臣使俄與俄國定約畫押讓地一二百里尚非割地且係邊外之地經廷臣交章論劾 皇太后 皇上赫然震怒立將崇厚拿交刑部治罪其與俄所定之約雖已畫押仍行更改俄人終亦降心俯首就我範圍今昔相衡以敵言則俄更強大於倭以事言則讓地尚非割地邊地尚非內地一二百里之地尚非一二千里之地是李鴻章之罪尚為崇厚所無而以定約言則一係擅許一係請 旨擅許者至拙而請 旨者至工是李鴻章誤國之術與其誤國之心較崇厚尤為加倍惟有仰懇 皇上天威獨斷上恩 列祖 列宗下念薄海臣民崇厚倒將李鴻章拿交刑部治罪并撤回李經方革職嚴辦一面飭王文韶劉坤一妥備戰守獎勵裕祿唐景崧等以安人心一面明發 諭旨宣示中外奉 皇太后西幸命恭親王留守京師如戰而不勝賠款割地尚為未遑戰而屢款猶勝於和而賠款戰而失地猶勝於和而割地如國或遷或守而致貽誤大局請先誅微臣以謝天下 皇上為英主為辱主中國為強國為弱國 本朝為大朝為小朝諸臣為貞臣為邪臣皆視此一舉微臣不勝迫切待命之至伏祈 聖鑒謹 奏

籌戰事六條請代 奏疏

易順鼎

竊為敬籌戰事六條仰懇代 奏事竊職員於本月初二日披瀝上書本月初四日荷蒙代 奏在案現聞和議要挾太多礙難照准 聖意振勵薄海同欽惟一經決裂必有戰事且距四月十四日之期已為迫近尤當力爭先著不揣冒昧敬籌事宜六條伏呈於 聖主之前一曰加兵餉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然與其重懲賞格不如普加兵餉湘軍口糧每名每月四兩二錢各軍皆然夫四兩二錢之銀而欲贍其身家贍其性命此必不可得之數也論者皆言今日之兵不可恃而其不可恃之故實在於此為今日計惟有暫將關內外防剿各軍月餉普加兩倍俟戰事畢後再復舊章所有賞格仍另行核給不在加餉之內加餉一項以每名每月銀十兩計之目下大軍約十數萬人一月不過百萬一年不過千萬十年不過萬萬較之以二萬萬為敵人充餉者其利害得失果何如耶擬請 皇上聖斷一面救下戶部一面電諭各路統兵大臣轉諭兵勇一體知悉必將散聲如雷感泣奮舞而爭求效死矣兵勇既食重餉諒不忍逃夫然後將可以死戰責兵師可以死戰責將 國家可以死戰責師譬之有廉俸而後可以責官之廉節有恆產而後可以責民之恆心其理一也 一曰用地溝越南之役岑毓英已嘗行地營之法以拒法人頗有成效此次各軍稍知仿辦而丁槐尤為熟悉職員考其規制微賞重似不如地溝之更簡捷地溝者即倭人所謂梅花坑隨時隨地皆可立成只須兵勇各帶洋鏵以備開挖之用既可以避敵之槍砲又可施我之槍砲既可以藏我之兵又可以擊敵之兵而扼防海岸尤宜用此蓋敵船不能近岸如欲登陸必以大砲從船上轟我岸上之兵使不能抵

禦而彼乃一面以小舟或巨筏載其陸兵乘勢而登用地澤則彼船上之砲不能擊我伏溝之兵而我溝內之兵可以擊彼登岸之賊如鴨綠江倭以棚布鐵桿搭橋築成海邊倭以長條細板編筏當時若使有地溝伏兵於內乘其半渡擊之彼必不能飛渡可知擬請 敕下將各路統兵大臣嚴督諸將訓練屬兵勇隨時隨地實力奉行以此為安身立命禦倭折衝之地其因時制宜因地制宜一切辦法不能預定仍頒各領斟酌妥籌以期適用 一曰攻老巢自九連鳳凰以至金復海蓋營口旅順皆為賊老巢久矣然其各處屯兵實不甚多而九連鳳凰等城之賊尤少合計各路不過數萬其力僅足以自守而不足以攻人僅足以攻一處而不足以攻數處其不敢來攻我者實畏我之往攻再本年三月吳大澂之攻海城不能得手反至失利者由於調度之誤布宣之疎非攻之罪也夫攻堅之兵必分數路進兵而後可使入之力薄又必分數層進兵而後可使我之力厚查關外前敵各軍遼瀋奉錦一帶相依克唐阿二十餘營長順二十餘營沙克都林札布數營合以徐慶璋之敵愾軍十數營共有三萬餘人可作為中路由遼陽進攻海城其陳湜十營孫顯寅呂本元共十餘營益以唐仁廉之三十營共有二萬餘人可作為東路由摩天嶺等處進攻九連鳳凰兩城其宋慶三十餘營魏光燾二十餘營李光玖數營合以吳鳳柱之數營徐邦道之十一營共有四萬餘人可作為西路由雙臺子等處進攻牛莊營口三路之中每路又各分半進攻分半接應必可以直搗賊巢而不至蹈吳大澂之覆轍且遼東一帶百姓久望 王師高麗沿邊地方皆附中國若大兵進圖收復則各處團練義民俱可號召響應各處礦匪獵戶俱可收納招降倭之勢慮計窮不難立待 一曰禦賊勢海軍覆後彼有船我無船彼能來我不能往 朝廷所以慎重而恐其犯京者為此故耳然彼之兵船亦祇有此數近聞台灣澎湖等處又擊沉其船數艘彼若攻台灣則不暇犯津沽彼若犯津沽則我台灣尚有兵船即南洋亦尚有兵船獨不能攻廣島耶況台灣一省 朝廷業已屢外置之此次不妨即以破敵視之為台灣計與其瓦全不如玉碎與其為人攻不如出而攻人唐景崧劉永福等身當此時固已有死之心無生之氣必有奮不顧身與倭一決擬請 溫諭獎勵令其督率船艦巡出台灣並請 敕下張之洞令其選擇水師驍將如黃金滿等統帶南洋各兵輪會合唐景崧劉永福遊弋海面以壯聲援視倭船之進止為進止視倭船之向背為向背若彼犯津沽則我攻廣島雖以之掃滅賊氛尚覺不足而以之牽掣賊勢固自有餘但使彼有顧忌而不敢內犯津沽則大局已無足深慮也 一曰聯外援聞俄法兩國願以兵艦假我果有此事豈非大幸若無此事而但有此意亦為難得又聞俄方求理春法人方求蒙自開礦兩國若真能助我即不妨各如所願以酬之劉瑾春猶勝於劉遼東台灣兩地許蒙自開礦猶勝於許各口通商以利歸法俄猶勝於以利歸日本所謂兩害相形則取其輕是也況遼東近攻古人之遺法實今人之要策擬請 密敕總署妥商俄法兩國使臣如果兩國真能出力相助協同剿倭則中國或以地為謝或以巨款為謝皆無所不

可即使不能出力助剿而但能出力調停不許倭人肆意要求則我之所全已多即以理春謝俄以蒙自開礦謝法亦未始不可一曰絕內應李鴻章者日本之內應也孫毓汶者李鴻章之內應也李鴻章以本國之機密輸之於日本孫毓汶又以朝廷之機密輸之於李鴻章有此二臣而天下大事已敗壞決裂不可收拾矣是故日本不過癰疥之疾而李鴻章孫毓汶則為心腹之疾且因有李鴻章孫毓汶而所謂癰疥之疾者亦變為腹心之疾吳若早誅伯詒何至行成於越宋若早誅秦檜何至服事於金國家欲禦外侮而保不基非亟罷李鴻章孫毓汶二臣不可此二臣者國人皆曰可殺萬口一詞皇上寬待大臣或未忍寬之重典應請立加罷斥以儆奸邪倭人既失奧援自必折其銳謀韓其驕蹇而俞壬既黜忠議始升乾斷克昭人心共奮我國家億萬年有道之基視此矣夫馬微忱不勝迫切屏營之至伏乞 鑒核代 奏施行

聯銜糾奏督臣植重疏

京官文廷式張百熙等五十餘員

奏為督臣植重營私貽誤 君國乞 恩罷斥以全大局事竊為倭人肇釁變亂藩封恭讀七月初一日宣戰 詔書仰見我

皇上不得已而用兵之意仁至義盡薄海同歡乃者兩月以來事機屢變偵軍失隊警報叠聞朝野震驚人心岌岌恭讀八月二十六日 皇太后懿旨以干戈未戢停辦 頤和園典禮 深宮焦勞之意感動中外普天率土切齒同仇而禍變之從來事機之貽誤始終本不可得而言敢為我 皇上披瀝陳之竊聞倭人國勢兵力不能與西洋各國同年而語國債重而民力困則根本未堅也有快船而無巨艦則武備不足也兵出於初募非訓練之師也權紛於黨論非劃一之政也兵事之興凡費總戰陣之士通達事情之人莫不以為螳臂當車應時立碎雖西人亦鑿鑿言之而事竟有大謬不然者韓城失矣未幾復敗於牙山成川棄矣未幾復潰於平壤漢江之沉艦不歸廣島之戰船復毀威旅為海門鎖鑰今則遊弋不禁矣義州為奉天屏蔽今則藩籬盡撤矣用一衛汝貴而百戰之淮軍化為叛卒用一丁汝昌而大桅之鐵甲盡屬漏卮朝鮮不可復方且急圖捫鵬綠之防仁川不可窺方且憂大沽北塘之警誰總師干誰司進止以大禦小以強敵弱潰敗決裂一至於此此不能不太急痛恨於唇庸醫塞喪心誤國之李鴻章也李鴻章受 命東援而陰勒諸將密為箝制既不為失事之防復屢掣其臨時之肘統計小浦之戰平壤之戰牙山之戰皆我軍端坐拱手以待倭人之圍攻其實不能以此望和而事機一失徒以損國威而張敵勢倭人唯事事先發故能制我之死命我唯事事後發故始終為倭人所制遷延坐誤全局瓦解此天下所太息痛恨者一也兵行千里轉運為先內地尚設糧台何況出師疆外至與外洋各國相角尤以槍砲為急需李鴻章閱歷兵事二十餘年豈其慮不及此而牙山之軍缺軍火闕糧餉於前平壤之軍缺軍火闕糧餉於後長夫不備車駄無資兵自負糧槍無餘彈以至餓軍掠食結怨韓民戰士死餒徒手相搏以二十年 朝廷所注意海內所仰望之重軍徒以無糧無械束手就斃乎鴻

章信任私人不肯早設糧台之故此天下所痛恨者二也倭人甘心韓地蓄意有年今歲春初萌芽已露北洋於外事消息最靈豈竟一無聞見及乎事之將起來世凱深悉倭情屢騰密報若使倭韓形勢早達朝廷則先事圖維必不至如後來之倉卒無如李鴻章始則模糊影響諱莫如深繼則揚厲鋪張肆其恫喝直至事機決裂而倭人之本末疆內知之朝廷仍不盡知聞 朝旨 詢索也凱而李鴻章輾轉禁錮不使至京代陳各路電奏時時刪改以就該督意旨務使真實洋情不得上聞

廟算指揮無憑屢度奸欺蒙蔽罪不勝言此天下所太息痛恨者三也比年以來天下之利權李鴻章館之天下之兵權亦李鴻章主之 朝廷倚李鴻章為長城李鴻章廣蓄私人以欺罔 朝廷盛宣懷為耳目張士彬為腹心丁汝昌衛汝貴為爪牙龔照璣劉含芳為羽翼此數人者皆天下所妬笑而李鴻章以之分布於海關電報糧台軍械各關緊要之區窟穴深固牢不可破平時病竄國事皆墮壞於冥冥之中暨乎有事之秋講張為幻不惟助李鴻章以欺罔 朝廷抑且賣李鴻章

以邀利有所不恤而李鴻章方且卯翼之汪涵之為之仇詆言變亂黑白甚至奉命撤退之丁汝昌而抗不遵 旨坐使數千里藩封斷送於三五小人之手此天下所太息痛恨者四也尤有甚者倭米船則放之倭運開平煤則聽之倭奸被獲或明縱或私放外有海光寺旁居民王桂經天津縣獲究而李鴻章之子前出使日本大臣李經方為之說情倭奸石川氏及軍械

所劉姓被獲供詞牽涉李經方及軍械所局員而盛宣懷迷李鴻章意勒令天津縣李振鵬改供為李振鵬駁斥而止而台灣擊獲倭船又為之請旨釋放軍械所歷年所儲鎗炮多被監守盜賣及東事已起猶檢出不合用之前膛鎗子賣與日本得銀

十四萬兩局員瓜分而李鴻章為之補給領字外間并有傳聞李鴻章有銀數百萬存日本茶山煤礦公司李經方又在日本各島開設洋行三所以故李鴻章利令志昏為倭軍鼻閥敗則喜聞勝則憂避道路之言而萬口流傳豈得無因而至此天下

所太息痛恨者五也總論此次敗衄之故由海軍則丁汝昌主之從前避倭不敢當敵及至渡送銘軍倉卒接戰而致連鋒獨進無一艦繼之者丁汝昌之督師為有方乎斬先逃之濟遠管帶而獨覓統帥之罰於法乎海軍之氣不能振陸軍之敗

由衛汝貴望風先逃棄志趨繼之聞未敗之先數日左寶貴密電有如撤衛汝貴一軍則諸將尚有致死否則同歸於盡等語蓋以衛汝貴慮遇韓民奸淫擄掠無所不至以致韓民視我為仇大軍無所得食軍敗之時父子伏叢草中幾為其下所殺又

平時剋扣糧餉虐逼軍士所有種種罪狀罄竹難書然而天下之人知 朝廷必不能誅此兩人也李鴻章一日不去北洋兩巨奸一日不能伏法三軍之氣一日不能振作潰敗之局一日不能挽回何也三軍之氣視統帥之賞罰為鼓舞如海軍劉步蟾被劾李鴻章反使護理水督林國祥力竭船沈李鴻章反請暫行統率甚且以首先潰敗貽誤大局之衛汝貴而李鴻章反

以為得力種種顛倒功罪務使敵戰之士人人氣沮如此而三軍之眾有不解體者乎倭王出居廣島親自督師八月初間即

以為得力種種顛倒功罪務使敵戰之士人人氣沮如此而三軍之眾有不解體者乎倭王出居廣島親自督師八月初間即

聞有限二十日取平壤之說而平壤果於十六日失守今又聞以叩禮拜取奉天矣又聞限九月內破津沽矣敵兵統九萬大隊入寇朝鮮不已進而威京津沽不已則京師重地所必窺伺我戰守之備無一足恃而專委命於一昏庸驕蹇傷心悞國之李鴻章如此而謂陵宸之必無動京師之必無警誰能保之軍事初起時若宋慶若劉永福皆忠勇發憤請赴前敵而皆阻於李鴻章之壅遏即准軍一聶士咸洋人一曹克忠號稱能戰於諸將中為優而李鴻章必當其私人以遏抑之頃聞命宋慶節制前敵諸軍矣若仍以李鴻章為後路恐遏其姑息之心行其阻撓之計文書之呼應不靈餉械之接濟多缺平壤覆轍又為塞心天下士民公論李鴻章不以嚴謹去津則天下之精兵猛將必不能得其死力以挽回既潰之局故李鴻章一人之去留是於宗社安危生民休戚相關係伏維皇上乾綱獨斷速賜施行再若困於庸議遲就遲疑則士氣仍前蹙而奉天之震動威旅之失守皆在意中萬一陪都有失近畿告警變起倉卒雖食李鴻章之肉於事無裨且恐以罪人不去之故致朝廷日下急詔而天下之兵觀望不前有非臣之所忍言者此則同聲感憤而不敢不瀝陳我皇上之前者幸蒙皇上採擇芻言斷以行之請量簡知兵大員老成宿望者星馳往代速籌戰備非不知臨敵易帥兵家所慎但以李鴻章怙私縱敵後患孔長斷難再事姑容坐視大局糜爛伏乞迅賜罷斥然後宗社可安軍氣可振東藩亦可期恢復天下幸甚生民幸甚

力阻和議片

彭玉麟

再臣正封摺間適接督臣張樹聲致總署電音得悉直隸督臣李鴻章方與法苗議款聞之不勝駭異伏維法夷犯順率土同仇臣昨奉光緒十年三月二十六日上諭飭臣等振刷精神竭誠籌辦防務臣當宣示各軍莫不踴躍歡呼激昂忠奮乃甫數日而忽有議款之舉得毋阻赴義之心而礙敵愾之氣況今日法夷有斷斷乎不可款者臣素惡敵忘其冒昧有不容已於言者請為皇太后皇上一一陳之法夷無端生衅殘我屬國及我出師保護又復肆其家突撓敗我師迄今並未大加懲創還與議和何以張國威示天下不可許者一法夷並未受創翻然請款是必中藏詭譎或急我師而徐乘其後或謀緩我而誤以多方其害無窮不可許者二既與議款不索兵費更為巨測該夷惟利是視愈日日前所索巨萬之費不言但言越境通商其中不免有詐恐將來必有十倍取償於後者瘡中華以奉島夷師目前以讓邊患不可許者三以及外強中乾之法夷憑陵我藩服吞噬我疆土堂堂中華不勤遠略不問其罪轉降心相從以就其和使之此大得志而效法夷者必信然環向而起是款一法夷而轉求無數法夷也羣謀日滋隱憂方大不可許者四雲南物產富饒五金之礦翠玉之璫豈稱於世久為西人所垂涎若與議款必由蒙目以內許其通商迨為日既久形勢險隘彼皆周知廣傳邪教以張羽翼一旦竊發不

僅通商將何以支不可計者五此五不可者人人知之倘漫不加察貿貿與議和以為國計為全臣固不敢信也法夷自通商以來前於天津教堂一案即思起端以償其所大欲適為普人所窘中止旋即狡謀越南為自強之計我中華果以全力決勝需用兵籌餉分量彼族萬難久持故先為恫喝以速其和又貌為恭順以工其術其實鬼蜮伎倆窮矣此揣敵情而可戰者一也我朝以神武開基將帥得人遠軼前古嗣平髮捻之亂亦忠惠輩出賈其餘勇似足定邊憶前議防俄之時奉旨著京外保薦人材即以將才不易存者什一為慮再閱數年老成凋謝盡矣雖據外不必定用安內之才而有識究須有膽曷若及時精選宿將俾講求以柔克剛以散敵整之法以盡其長此論將才而可戰者二也道光年間夷釁初開廣東三元里團練義聲至今猶在此外各省因事激憤之衆屢見叠出亦見民間不平之氣不可遏抑越南劉義亦中華民也竄伏荒裔自全不暇猶能尚義屢殲法夷各省山陬僻壤不乏英豪聞與夷戰莫不聽難起舞共發雄心願效死力此察民情而可戰者三也查萬國公法有可節取者在戰分義與不義一節如興戰不義傷害天理不獨可以理喻並可以力止等情深與齊人伐燕之義暗合亦足徵萬國之公也我朝廷一面通飭各督撫臣大張曉諭於通商和好各國極力保護專與法夷絕好准各義民誅其天主教士燬其天主鬼樓罷其駐京法使撤其生靈馬頭既銷萌孽不虞支蔓此探公法而可戰者四也語云師直為壯曲為老今兵端自法夷開窮兵黷戰掠地爭城欺侮太甚實為萬國公法所不容宜歷數法夷罪狀布告中外使咸知理曲在彼直在我不得已而用兵伐罪明有日月幽有鬼神共鑒此衷應蒙默佑此卜天理可戰而決必勝者五也有此五可亦人人知之倘失此機宜恐我中華永無自強之日其將如天下後世之非議何伏乞我朝廷乾綱獨斷嚴飭沿海各疆吏及各將領防務不可一刻稍懈尤須洗心易慮卧薪嘗膽各矢天良修矛楯作憤切同仇以興法夷從事臣雖衰朽無似斷不敢惜此病軀殘喘稍存畏怠尚當獎率將士為各軍先惟宜和宜戰大局攸關聖明洞鑒自有權衡原非臣下所敢妄議微臣老病昏耗在軍言軍謹冒昧將所有不可款而可戰緣由披瀝附片具陳不勝惶悚待罪之至

請接濟劉永福片

彭玉麟

再越將劉永福本粵西細民窺身交趾及越法起衅遂能糾眾抗拒相持數年大小數十戰屢挫凶鋒賊其梟帥為越南之保障固中華之藩籬其功亦云偉矣後雖兵勢稍弱退守保勝然其聲威猶震於泰西諸國莫不噴噴目為異人而法夷屢受其創鉅尤欲得而甘心伏乞密飭雲貴督臣加意接濟其軍火餉項無或闕乏俾得一意堵禦毋致臨敵以快仇讐即今和議有成可否仰邀逾格鴻施授以邊方武職移紮內地以示朝廷護惜之意且旌其敵愾之忱臣因邊才難得宜加保護起見是否有當謹附片具陳伏祈聖鑒訓示謹奏

卷五十二 兵政八 兵機二

議防照會通商各國片 光緒九年九月十九日

彭玉麟

再師以曲直為老壯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古之制也現在通商者二十餘國而法人獨敢吞噬越南志在窺我滇邊垂涎銅礦之利各國坐觀成敗殆先以法人嘗試中國古然使法人竟獨擅富強之利則諸國又將因妬生忌不令獨占便宜此情勢所必然也目下既命將出師自應將不得已而用兵之故明白宣示各國使知其曲在彼因以攜其黨而敗其謀應請 敕下總理各國衙門照會通商之二十餘國告以各國通商有年彼此利益各守條約無許無虞此萬國公法所從出也乃法國包藏禍心明知越南世奉中國朝貢乃竟恃強凌弱違約稱兵 朝廷早欲應援以恐傷和好隱忍未發前月法使脫利古來兵船來津有大隊兵船至廣東尋釁之說恫喝要求說計臣測我 皇上赫然震怒命將視師彼若前來即與決戰兵端開自彼國不得已而為應敵之師直曲之判皆諸國所周知也第海上用兵商船裹足於各國通商事宜不無妨礙以一國違約之故致礙全局恐有辜歸想諸國自有公論又中國軍民不識外國旗號將來戰守之際誠恐各國商船經過軍民誤認敵船致有波累亦須預防以免輟輟如此立言明示利害直曲之故諸國亦不敢暗中助逆至預杜輟輟一層尤屬自占地步竊請無論有戰事無戰事而此項照會似在必行此後尚別有要求亦斷不可輕易允許 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

附錄第一

駱成驥

臣聞殷憂所以啟聖故盛世不妨有水旱之災且言所以竭忠故諍臣不必避斧鉞之罪傳曰高湯罪己其興也勃焉賈誼曰過禍而懼禍反成福過福而喜福反成禍此殷憂啟聖之說也 臣觀漢廷對策如賈誼董仲舒谷永杜鄴中屠剛李尋董類能破除忌諱指斥得失上及宮禁下及草野內及權要外及四夷見聞所及靡敢隱匿以偷為苟合此直言竭忠之證也歷觀自古凡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者恆由此道不可不察也欽惟 皇帝陛下夙承大業日慎一日近以時勢多艱人才孔亟詔書勤懇懇懇舉治兵會計節儉農事諸大政期與 臣等圖之又復 詔以直言無隱傳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此即 臣發憤忘死之日也何敢拘牽常格不為我 陛下陳之伏讀 制策有曰兵以威天下亦以安天下然非勤加訓練則無以制勝國舉古之言言兵者以為法此誠佳兵之至計也 臣案兵法莫詳於周自司馬車書散失而竟苗獮猶稽遺意高見於周官司馬之職而漢之都肄唐之講武宋之大閱名異而實同然漢唐宋三朝其開國之初兵額少而愈強承平之後兵額多而愈弱雖有訓練之名而無訓練之實此將帥奉行不力之罪也自古善用兵者莫如戰國之孫子吳子唐之李靖明之王驍戚繼光要不在光斗申用懋等所陳皆在 畿輔之內言皆切要可行 臣觀冀州之境漳衛滹沱漳沱兗乾之水皆可引導而督臣河臣每

以畏難而止臣願陛下思根本之宜固念轉運之維艱詔於內地即次開辦則內地足食而自強之計得矣此臣所謂殷憂啟聖者四也凡此皆自強之至計人所共知特誤於羣臣奉行不力而非其理之深遠難稽也又非其事之迂濶難行也斷而行之惟在陛下懷必行之志操必行之法懲必行之賞則轉禍為福轉敗為功之機寔將於是乎在矣臣未學新進罔識忌諱千冒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諭黑旗將士檄

劉永福

嗚呼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聖人有訓佳兵不祥我越南自白雉入貢以來知中國有聖人不故自外托於幘幘覆轍之中者數十年於茲中國亦待之以誠撫之以惠愛如骨肉而親者家庭偶有外患內憂莫不煩朝廷之綏靖越南人民惟知有中國不知有他國故與各外國絕不相通蓋法夷逞其強悍恃其機械數肆高竊食恣厥鯨吞毒比長蛇貪踰封豕既竊踞夫西貢又潛窺夫東京外托保護之名中懷叵測之志思分疆劃界各有臣民各有政教何待越組代謀是其藉詞行詐包藏禍心可以不言而喻況自法東來之後攻掠越地荼毒越民越南之倉庫掘為己有越南之關稅收為私藏越南之城池遭其蟻踞越南之元氣被其剝喪招越南之判民以添其翼轢越南之險阻以快其心種種狂悖之行神人之所共忿天地之所不容我越人凡有血氣莫不痛心疾首遠邇不製皆願得食法人之內竄法人之皮真有一夫大呼市人皆左袒之勢永福以羈旅之身受國王恩遇資以土地授以甲兵其初一成之旅之眾得所假手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積數十年之心力有勳年數萬人賴以保障東南用資戰守三軍之士當知食毛踐土恩義並隆去順效逆殃咎立至越南雖偏小向為中國不侵不判之臣今越南有難中國必為援助茲者滇撫唐中丞西撫徐中丞同率兵師出關天兵選駐聲勢赫濯粵督張制軍粵撫裕中丞要亦皆部署周至轉運不窮近又特簡彭宮保來粵督師以守為戰韓范坐鎮西賊喪胆我軍有此救授士氣定當益奮當本提督不過中原一武夫流寓來越荷蒙國王恩禮有加重資委任爾眾士亦蒙大惠祿養有年三軍銘挾縷之恩多士戴如春之澤固宜戮發忠義競作干城而況中朝大皇帝又特沛殊恩寄以重任本提督固責無旁貸爾眾士亦義不容辭當思受國王之恩義咸懷報王之忱荷中朝之化裁彌切草王之義先登陷陣奮不顧身飢利法夷之膏溺飲法夷之血滅此朝食所向無前法夷之機械足以自辨法夷之凶暴足以自戢前者法酋拿破崙第一願善用兵其國人稱之天神操甲執兵千人辟易彼時其武勇橫暴不已卒為英人所俘為世大辱厥後拿破崙第三率乃祖之攸行志在開疆性喜用武橫征暴斂既怨小邦天怒人憤繼久必發爰假手普國鐵其巨魁燬其國都法人之氣為之不揚歐西各國羞為與伍似此可以稍自斂跡矣而乃猶復怙惡不悛不復吐氣於他邦轉欲逞志於我國我越南雖僻處海濱號稱積弱然師以曲直

為老壯兵以順逆為勝敗兵法雖強曾何足懼自法夷人寇狼奔豕突跋扈偏張幾於目無越人本提督率商有眾起與力爭
二戰而遠威悅授首再戰而實滑遁逃科力不能逞其兇夏文不能施其計大旗所指黃元澤光長茂淵漸起賊軍失窮
糧盡困守一隅以海防內河為負隅之恃而我分道以擾之亟肆以疲之奇兵正法亟為策應攻城攻野動合機宜南定寧草
木之兵海東懷烽烟之警賊軍皆畏我武維揚法夷猶敢執迷不悟逼我順化感我都城乘我國之新失利援軍之道遠遂乃
抑勒新王強為要盟夫要盟神弗之福盟可要亦可塞何足指意而法夷自為得志益復驕橫又欲窺我北甯侵我桑台
朝之大度則貌為畏惠吾軍之累殺則視若仇讎不恤眾口之交譏不顧天心之勿順國狗之與噬遍乎友邦已蛇之吞侵思
及逮郡賊與我勢不兩立我與賊義不俱生今與爾眾共伸天討各奮神威轉戰無前有進勿退得法夷首級賞銀五十兩如
賊日倍之復兵船一艘者賞如其船之數燬鐵艦倍之具有我游民為法兵所羅致者令當兵者倘能悔罪自投悉予免究反
戈攻後因而獲勝者仍論功行賞常問前愆惟法夷及其所部之黑夷則盡殺無赦必使東寧之餘孽掃蕩無遺西貢之腥聞
肅除淨盡上以副 中朝倚畀之重中以報 國王休養之德下以舒越民怨毒之心成敗利鈍所不遑計爾眾士欲建不世
之奇勳成不朽之偉業惟本提督馬首是瞻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爾眾士惟時懋哉檄到如律令

解散等從法人示

劉永福

三宣提督劉為申明本義解散等從事照得春秋之義首敵夷夏君父之仇不共戴天自薩蘭竄擾東寧以來有志之士同聲
憤激思得其肉而寢其皮況本提督忝掌兵符將膺重任其能與法人並立天地間乎天未廢亂驅驅二載老弱苦以輸少壯
膏原野此正枕戈待旦之秋策策從軍之會爾軍民人等以本提督之心為心則眾志可以成城小醜何難遂殄還吾城池
殲彼犬羊封尸以為京觀獻俘以告先王豈不壯哉孰意爾等不顧利害不辨順逆竟有受彼籠絡為彼爪牙者聞之殊為駭
異繼而思之爾等雖愚亦有天良何至忘君國之深讎受虎狼之威脅此必由法人以利誘爾以勢逼爾爾等未及深思以至
受其欺耳本提督嫉惡雖嚴待爾等則甚慈不忍不教而誅用將順逆利害一一為爾等告之法人陽託保護之名陰為據竊
之計抑侮宮廷凌辱官長姦淫婦女焚燬田園見者傷心聞者切齒爾等甘為援角上無以對君父下無以對妻孥一不可也
法人數敗之餘屢次調兵號稱數千其實不過數百黔驢之技至此已窮於是計誘爾等為之前驅鎗炮力予爾受之而彼不
受也爾等獨不為性命計耶二不可也法人多行無禮不獨本督撫知之即歐洲諸國亦無不知之現在計不得逞不得不以
甘言重利誘之爾等將來適或得志必至奪爾之田產佔爾之妻女後雖悔之晚矣何及三不可也 天朝深遠字小恩威並
著爾等若不及早歸順一旦大起就擒罪人斯得爾等不獨為本國之亂民抑為 天朝之賊子王法所不容公論所不容四

不可也本提督現在業將法人誘入陷宰臺醜類已在掌握之中爾等倘執迷不悟必至盡覆法網本提督不逞已往之愆曲予自新之路有能將法將首級齎獻軍前者受上賞償彼軍情為我耳目者受中賞糾合隊伍殺營報効者受下賞如其怙惡不悛大兵到日玉石俱焚往事非遠前軍可整勿謂本提督言之不早也切切特示

教法兵官孤拔書

劉永福

聞之古者交兵不廢使命爾法人侵擾北圻於茲十有九月矣既喪師以辱國亦靡餉以病民痛鉅創深而未敢悔禍之心夫復何言顧念北圻之民遭此蹂躪數百里內風聲鶴唳不遑寢處伊誰之故而使我族類連困苦若是之甚予體上天好生之德我王恤民之心爰為爾一言數月以來爾軍以負隅之窮保游釜之餘魂困守營寨不敢出戰風聞爾邦之人又以虛詞要脇中國王將政打廣東黔驢技倆可謂窮極醜惡矣堂堂中國為天下四洲所景仰曾何懼爾法之有即乎亦明知爾邦不敢用兵中國致強及他邦其為虛聲恫喝何疑今予用告爾以振奮而發廢廢溯自二十年前為中國同治皇上紀元之歲予以避亂來越有眾一旅非我族黨即我交游時則興化宣光兩省土匪作亂肆行劫掠官軍剿捕未殄予以留連旅居奉大吏檄辦團練爰集同志約法成軍殲滅匪徒復還鄉里是年南國為九龍江之役稱兵南圻予奉命勤王視師南下三戰三捷擒爾將帥俘爾軍民爾豈不知之迨次年和議成辭魏關北歸仍安素業爾邦報張皇奉大以為兵多地廣土著武功為天下莫大之國當天下最重之權雄視六合莫敢抗衡云云予以大義除帥凡執事前驅者非荷耒之農夫即負販之艮賈非有製造槍砲之利徒仗一義字激動眾志為國抒患屢挫爾鋒爾邦之宿積怨永福久矣然而永福豈畏爾哉尤可笑者爾邦雖以保護為名試思越南為中國藩服有年如欲保護有中國在與法國西何干譬如人家子弟其寒燠痛癢自有父母調持設來一毫不相識之人牽其衣裾而兩姬之嗔咻之貌似親愛中實有拐騙引誘之心矣爾邦之情誼何異於是予知爾邦受創於昔城郭其泥君王其俘城下之盟酌金縷子爾邦屬部有流離失所者矣有逼處強鄰者矣曷不謀為保護而執號馬予預我越越短代庖舍己芸人為天下所笑爾邦豈未之前聞耶且即以保護而論則中朝大皇帝頻年命將出師為越南勦除土匪整旅而旋不取一粟不傷一禾雞犬無驚人民安堵如是謂保護而爾等自擊各省土匪之亂袖手坐視未助一兵或垂機煽惑利人災患則有之於保護乎何有然往事勿論已今者之役爾亦非靦然以保護為名哉何以據人之城戕人之官奪人之庫乘人之喪逼臨立約又縱令黑鬼淫掠殘毒無所不至斯比於窮山極惡之盜賊有加焉以盜賊而假仁義之名名其可假也哉今者中朝大皇帝赫然震怒聲罪致討永福奉到唐西巡撫徐大臣飭知欽奉上諭飭令通實力奉行而已觀孫子之新隊長則兵以明賞罰為主觀吳子之對山河則國以得人心為主臣觀自古為國之道未有不